

文學筆
記叢書

駭癡譎談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出版

駭癡譎談

校閱者 胡協寅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廣益書局

石印各省廣益書局

洋裝一冊定價一元八角

弁言

小說九百。濫觴虞初。歷漢至今。書之存者。暇亦寓目。私心所喜。惟河間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五種。以其義切。語獨警快。爲自來裨官家言所未闢之境。湘鄉曾文正公。最其尤雅。題曰紀氏嘉言。別刊行世。蓋亦深重之也。涪陵陳嵩泉先生。績學不遇。遊於諸侯。見聞既博。札記日多。成駭癡譎談八卷。其文視紀氏。則有斂侈純肆之別。然張皇勸懲。尤三致意。其於用心。固自一也。先生之子鶚仙。鵲屏兩茂才。出其草稿見示。流覽一過。竊歎近日。巨言雖說。日出不窮。其爲滬上尊聞閣以活字版印行。無慮數十種。求如先生是書者。已戛戛乎難之。荷錄副寄印。廣其流布。於砭俗牖官。大有裨益。亦先生著書之意也。先生所著。別有古鄉吟館雜說。皆稽經評史。述學談藝。卓有心得。余擬刊之楸園叢書中。則餘墨賸楮之顛晦。抑又有不必計者矣。

時光緒二十有四年戊戌立夏後二日劍川趙藩書於涪州寓廬之養生四印齋中

譎談自識

儒者不談因果。每藉口子不語怪一言。生死悉歸諸釋氏。斥爲誣罔。而好奇之士。說鬼稽神。又據錫退石隕商羊。萍實等事以實之。竟謂子恆語怪。由唐宋迄于今日。聚訟不已。愚以爲兩俱失當也。怪與神同事。弗習見。且其理幽邃。倉卒難竟其說。辯之不精。轉恐惑世。故不語者。不肯語耳。非謂其無也。若以不語爲無。彼力與亂昭著古今者。亦將斥爲烏有耶。至於春秋經文。原屬魯史舊本。所記災異。出於前人。非闢名教之大綱。則修者不能擅改。其罔象獫狁。防風骨肅。慎矢之弊。不過君子博物耳。遽附會其說。以證語怪。亦殊欠真確。總之聖人者。爲天地立極者也。凡在一動一息之微。必期其歷劫不磨。萬世無弊。而後可以出諸口。是故賢如顏曾。不能無過。程朱著論。時有牴牾。惟我夫子之言。齊魯論語中。誠足範圍億萬萬年。與大造同體。欲求半字之疵。亦不可得。此所謂集大成之至也。我輩生今之世。佔畢嬉戲。漫詡聖人之徒。其實謏陋凡庸。不但聖人之大體。不敢妄窺。卽於夫子一毫一髮。亦未嘗夢見。自顧生平。衷諸聖教。殆有片刻不可爲人者。而顧侈然不愧。援聖人之言行以自居。不亦謬且妄乎。愚嘗謂必有至聖之德。而後可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俗士於子臣弟友。缺陷甚多。不知反本修省。力持大節。獨拘拘法此不食不坐之細。是何異曹馬之學舜禹。新莽半山之效周公。其不貽譏於世者鮮矣。方今之不語怪。大都類此。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神教云者。卽餘慶餘殃之謂也。六經大義。一切有理遏欲。勸善懲惡之言。在在可以證因果。奚必株守佛偈。而後知鬼神之情狀哉。管見偶及於此。爰集數十年中耳目近事。足以發明惠迪從逆之旨者。信手筆之。以戒子弟。第念陰陽感應。數見不鮮。警世歌謠。觀者每倦而思臥。因間雜以恢詭離奇之件。可驚可愕者。以欲動於人。要必確有見聞。而弗應爲杜撰。日積月累。遂至連篇。其敢顯戾聖人。實不敢僭擬聖人。故語怪正所以安

常也。夜深人靜。乘與寫生。揮毫不止。文之工拙。初未究心。蓋原以道性情。非藉以誇學問也。若因筆墨凡陋。并事亦指爲虛誣。則是結習太深。自入魔道。與懋編輯之旨趣。鑿柄不入矣。光緒己卯秋日古邨子識於隆州幕次。

駭癡譎談目次

卷上

鮑登雲	一	草嘯	一一	林西生	五二
李三元	一	李孝廉	一二	紙齋怪	五八
果報三則	三	女化男	二六	鯽孽	五九
魯軍門	六	地中人	二七	文治府	六〇
劫灰	八	懷清臺	二七	湯某	六二
頭怪	一二	張大成	二九	疑案	六四
墓生	一三	道士	三三	迷魂湯	六六
郭郭	一四	韓令公	三四	三異	六七
義犬三則	一五	宅妖	三七	雷擊	六九
畜言	一七	淫昏局	三八	何某	七〇
尸變	一八	仙詩	四三	小人	七一
投陰狀	一九	吳仲清	四四	廟中怪	七二
雜記五則	二〇	論相四則	四六	楊氏女	七三
		綠雲	五〇	張孝廉妻	七六
		希浦	五〇	雷書	七七

無頭人	七八	血飛	一一七	郭輔臣	二七
桂雲公	七九	劉勵墓	一一九	吳幻娘	二九
成念仙	八一	騾債債	一二〇	雀報	二三
野樵	八二	夢虎	一二一	地中怪	二六
王文章	八七	畫中獄	一二一	文素芬	三七
四奇	八九	可憐兒	一二二	泥美人	四〇
妖婦	九一			海島怪	四二
瓔娘	九一			滇署怪	四二
劉氏	九七	蘭姓女	一	黔署鬼三則	四三
綠瓢	九九	姜耀鱗	三	三生	四五
銀遁	一〇〇	活殭屍	七	邱生	四八
苟五維	一〇二	畢載陽	九	仙惠	五〇
傅韓娘	一〇三	奇夢	一二	冥鏹	五四
碧筠	一〇六	林蔚	一四	施希鏐	五五
鬼三則	一一一	陳某	一六	某甲	五八
雞頭怪	一二二	施作霖	一七	李某	六〇
段干	一一四	瓜變	一九	游波臣	六一
獅象對壘	一一五	樓相公	二〇	殷癡	六三

卷下

攝物妖	六五	骨異	九〇	守墨主人	一〇九
折獄六則	六六	純陽觀怪	九三	阿媚	一一四
大空和尚	七六	曾顯廷	九四	心火	一一六
鬼姬	七八	雞牛鬥	九五	張氏婦	一一七
彭烈婦	七九	武科	九六	靚蘭	一一九
海棠公主	八四	余珩	九八	文瑤階	一二一
麻鶴子	八七	麗娘	一〇四	虎說	一二四
李肇元	八九	殷季祥	一〇七		

駭癡譎談 卷上

鮑登雲

鮑登雲。滇之迤東人。有力如虎。能擲礮礮於空中。兩手接之。如拋球然。弱冠陷匪僻。坐法當斬。林文忠惜其能。請於朝而宥之。使爲步軍隊長。常從征伐。所向有功。鮑自以受國厚恩。誓死沙場爲報。林帥旣沒。鮑仍返滇。時已得參游職矣。會猗逆倡亂。鮑率鄉兵防禦北境。有驍賊哈永勝者。屢破堅城。勇名四播。聞鮑在。欲與單騎角力。鮑毅然以應。時鄧方伯統大兵至。止之曰。君爲文忠公特重之人。當爲國惜身。勿輕冒險。以蹈不測。鮑曰。哈賊不除。後患無已。吾捐軀命。殺巨寇。正所以報知遇之恩也。忿忿而出。與哈接鬪。半日不解。忽風雨大至。乃罷兵。逾數日。羣寇畢集。挑戰益厲。鮑謂其伍曰。今日必禽永勝矣。汝等乘勢可獲大捷。而寒賊膽。從此永定無危。是爲大慶。不必計我之如何也。衆漫應之。及交綏。鮑持短兵直取永勝。哈悉其武。欲以多力勝之。且戰且卻。漸縮入陣。鮑銳進追擊。不顧其後。哈伏健兒於左右。以大刀從旁揮之。竟斷鮑首。賊方欣幸。欲拾級爲功。不意屍不僵仆。亦無點血。仍踴躍追戰。踏捷逾生人。賊大驚擾。哈亦魂亡魄墮。不能自強。竟爲鮑屍所刺。洞胸而死。官軍乘之。賊大潰。逐北數十里。死者萬餘人。屍旣殺哈。反奔百餘步。踏地流血。乃絕。團丁歸其元合而葬之。自後常現形於其地。有以乩問者。鮑曰。我頭久當斷。天恩赦不誅。更活數十年。幸慶極矣。於此還其固有。以保鄉閭。且易邪僻首爲忠良首。枉尺直尋。何憚而不爲哉。上憲紀其績於昭忠祠。請卹而蔭其子。凡賊酋近其里者。必夢鮑叱之曰。汝不速退。欲繼哈永勝之後耶。皆內悸而止。以故軍興十五載。今滇郡邑蹂躪幾徧。惟此地遠近三百里。不知兵燹焉。

李三三元

張北垣觀察。(兆辰)初官甘肅。治尙嚴核。所至以風厲聞。其治盜之法。狗偷鼠竊者。或笞或杖。或枷示其鄉。而強暴劫奪。敢於持械傷人者。緝至卽剗其二目。每聞盜警。立率署役親往督捕。無論深夜雨雪。不暫緩也。初令皋蘭。獲劫盜十餘輩。分別斬絞外。復替其六而遣之。中有李姓三元名者。雖入匪流。天性純孝。其父早卒。母苦節撫育之。因其少孤。不免驕縱。以致年逾弱冠。一藝無成。惟視母之多病也。恆憂之。奈貧無爲養。寸中悵鬱。偶過市。聞讀法者。講皋魚泣樹故事。感而流涕。自念母衰且疾。在世決不久。罔極深恩。無一日之報。何以爲人。無論此生無發跡。卽令他年饒裕。而母不及享。富貴奚爲。不如趨詭遇。求速效。但取慈幃飽煖。歡暢於百年。卽身陷法網。亦甘無怨。是蓋不明大道之愚孝。而原其心則固可矜也。從此遂隨衆行劫。凡所掠獲。積母室中。以供甘旨。已仍衣敝衣。噉粗糲。不以毫釐自私。如是數年。母心廣體胖。諸病悉除。李方欣慰。不意見縛於張公。遽盲其視。歸而抱母大慟。日號泣於旻天。謂己受罰允當。不入大辟而留殘息。實感邑主厚恩。然鬼神胡不暫緩須臾。母亡後。凌遲甘願。茲忽獲譴如此。母必以貧病死矣。天乎奈何。母持飯飼之。李復以頭撞地。嗷陶曰。兒不能奉母。轉使母爲兒役乎。此食烏能下咽也。痛極氣塞。暈絕於地。母力救始甦。如此五晝夜。淚盡血出。喉啞無聲。忽一老姥攜竹籃入室。問母曰。此子爲誰。何哭之哀也。母述其故。老姥近前蹴之曰。子勿傷。苟能改行從善。吾令汝雙眼復明。李意其給已。勃然曰。人之慘禍至此。猶來戲弄。心胡太忍。老姥正容曰。我實言。何謂戲。李曰。嘻。幾見扶去眸子。而能復視者。老姥曰。我術得自仙傳。非市醫伎倆。子不信。姑試之。取籃中草三莖。見付曰。先啖此。李嚙食。覺甘芳滿口。目血止而痛若失。食畢。聲隨出。且健旺。心大異之。跪匍地上。呼仙不絕。老姥索淨水一盂。親爲洗目。出白紙半幅。手蘸所洗血水。畫紙上。如作符狀。謂李母曰。二更後。沽黃酒斤許。焚此紙於內。令之飲。並渣滓吞盡。安臥勿驚。可治與否。我晨當來審定也。母詢其姓氏里居。老姥笑曰。予比隣之學佛者。居樓還在。母不識耶。出門竟去。至夜。燕符獨酌。一一如老姥言。移時大醉。母扶登榻。掩帳熟寢。母亦安眠。比醒。天已明。一開目。驟觀光亮。揭帳以視。滿屋瞭然。喜極呼母。母趨視。則兩睛復生。炯炯如平時。李

感泣叩首向天。矢不復盜。猶意老姥來治。待之三日。竟渺然。徧訪近邨之樓居者。並無其人。隣里喧傳。漸達縣署。張觀察治此案後。有寅僚某過其境。戒之曰。君名進士。盛德久播。雍涼間。何一旦殘暴若此。觀察曰。唯唯否否。此獄十三人。罪皆當死。愚不樂多殺。而又無可原之路。故作此狡獪。取其較輕者而半斃之。勉副我好生之隱耳。某曰。不然。我輩讀聖賢書。最忌作忍心事。爲民父母。寧不知國有常刑乎。觀察曰。諾。某既去。頗味其言。手書國有常刑四字。黏壁上。俾觸目可以警心。不數日。聞李三元明珠復生事。大驚。遣使召之來。李猶戰栗不已。觀察詳問顛末。乃慰之曰。汝誠孝格天。故獲此奇遇。鬼神旣獲持汝。我豈必不見容。但從今洗心滌慮。勉作良民。勿負彼蒼厚愛也。分俸金二十兩。令於廛間作小經紀。以資仰事。李稽顙涕泣而出。繪老姥像於家。朝夕禮拜。邑人喜其孝。咸樂與交易。三年後。家小康矣。後此事流播日廣。有識者曰。按婆羅門書。樓還爲南字音。還在爲海字音。居樓還在者。居南海也。反切本出自梵語。殆觀音顯化歟。

果報三則

余在川北監司幕。由己巳至己卯。滿足十年。目擊果報之事。不勝枚舉。就其最顯赫者言之。漢昌李舉。爲縣役之魁。貪財好色。而狡詐足以濟之。虎踞城鄉。無惡不作。每一官蒞任。始皆悉其稔惡。欲除民害。而李智計出。未早於道迎之際。賄通廝僕。詳叩主人之性情好惡。得其要領。多方以迎合之。不過半月廿日之間。官必轉恨爲愛。不但不究其罪。反將倚爲腹心。其種種要結之謀。機警可愛。自非如張敞之明。汲黯之正。龔黃召杜之廉潔。鮮有不墮其術中者。蒼溪人士。疾之如虺蠍。而畏之若豺狼。欺虐奸淫。被害者不可勝計。卽有紳耆中強直者。訴於府道。而本官暗庇。終不能挫其一毫。一夜自鄉村醉歸。月明中見前路一人。衣冠殊異。就視。乃舊戚黃某。李於五年前。索詐不遂。誣以盜而夷斃者。倉卒間。忘其已死。問君立此何爲。黃不答。又問之。笑曰。子醉矣。予善按摩法。可以解酒。時夏月。衣單。李

卽袒胸露臍。黃引手自喉下直捫至腹。李覺手冷如水。捫處寒浸筋骨。痛不可忍。不覺失口號呼。黃大笑曰。汝亦知畏疼乎。語畢不見。李始悟其爲鬼。駭極駛歸。呼妻子共視。見黃手所經一道灰白如死人肉。隱隱作痛。熱氣全無。急延醫針灸。愈治愈甚。漸見浮腫。腫極而潰。潰極而穿。心見腸出。旦夕叫苦。聲徹里巷。久之。徧處生蛆。上至領下至陰。肌肉盡化。霜雪凍噤。不能著衣。水米不進者四十餘日。而不死。風一起。則滿城皆聞其臭。又數日。引刀自斷其喉。乃殂。家饒於財。妻子殮以巨棺。葬諸城南三十里某山之原。堪輿指爲吉地。封墓豎碑。石工甚固。成功未十日。忽天驟黑。大雷電以風。村人見金甲神無數。掘其墳。剖其棺。出其屍於水中。取其心。擲諸五里外田塍之側。雨止後。家人走探。始得其情。飛報李子。趨塍間捧心而還。仍安腔內。易以別衣。乃復入棺。重覓圻匠。再築佳城。逾十數日。工方半。忽於將晚時。無雨無風。日猶反照。天中微有片雲。陡然霹靂一聲。李舉之柩。破土躍出。接連巨靈者三。柩木破作數十塊。將屍提至半空。碎爲齏粉。徧灑而下。百里之內。無處不有。或拾其骨渣。大者若綠豆。細者若芝麻。城鄉內外。穢氣逼人。彌月始淨。

次則劍門李生。升甫方伯之族弟也。當李藍二逆倡亂時。生爲鄉團首領。練兵勦寇。生殺自由。秦民楊某。攜婦入蜀避難。投其戚好於巴西。戊卒以其面生。不容入隘。時已傍夜。烽火逼臨。楊夫婦叩關號哭。適李生巡邏至其處。據壁上訊之。楊述其所主。則生之故交。常往來者。楊爲至親。亦所素悉。遂命啓關納入。次晨楊感生誼。親往謝之。夫婦偕行。蓋生之營前。卽通閬江大道。生乍覩其妻美。頓起不良。詐爲盜語。以相謗。楊不能答。遽指爲賊中奸細。縛諸旗下。而斬其首。令村嫗以貴公子權勢說其妻。婦漫應之。賺嫗轉身。嚙指書此仇。必報四字於石。抽刀自刎。此同治二三年間事也。庚午夏。鍾亦溪文宗按臨保郡。李生時以州試第三。府試第二。來赴院考。向例前茅調坐堂號。生以世家富室。衣履煥然。劍門多與昭廣合棚。生雜居數十人中。儼然有鶴立雞羣之概。日將過午。首藝已成。承差清號。鍾殿撰據案屬目。生條起立。握拳擊髀。大聲嘶吼。滿堂惶駭失措。並坐諸童。有落帽者。有失筆者。有拋書者。甚有潑墨。

汗卷者。學使被驚。手中茗碗墮碎於地。承差所持印章。震落庭下。尋覓半晌始獲。生將已卷紛紛擗毀。踴躍狂呼。衆役見其目瞪脣青。知其遇鬼。共挾持之。而生跳躑顛簸。七八人力禁不得。羅衣絹袴。頃成萬縷千絲。鍾公急命十餘人束而縛之。置於廊下一隅。生遂坐地大罵。斥其謀妻殺夫。冤死二命事。罵已而哭。哭已復罵。通場爲之不寧。俄而外號收得兩卷。學憲卽命以二人放牌。飭縣隸四昇生出。經道署前。余與同事諸友近觀之。其色灰黯。宛如死者。眼惟純白。黑珠不知何往。口吐涎沫。雜以鮮血。猶哭罵不止。問其寓所。在府街玉隆店中。余返臬齋。一茶罷。遣僕出詢。則氣已絕矣。

又武弁馬遂。居南市。爲鎮標左營領哨。川北營規久壞。兵衆率多橫行。而馬恃其武勇。尤稱豪霸。平日強奪民產。騙占民妻等事。不一而足。奉令巡河。凡商賈入城者。必要諸途而抽其稅。雖貧民作小負販。日僅謀稀粥一甌者。概不得免。自總兵暨各營上官。平昔廉俸無多。全賴減軍糧以度日。故不敢約束其下。而弁卒亦因之有恃不恐。此保寧軍伍之大略也。蒼邑士人黎訓德。訂姻於閬城王氏。瀕就婚矣。馬聞王女美。作僞書示黎。言彼聘在先。不應歸黎。黎畏其勢。索聘還而絕婚約。致王女自經。又同邑李某婦。爲南部人。偶歸寧。爲馬所見。率羣不逞伺於路。歸返。詐言其夫在城外病危。逼與夫擡往省視。與夫素識馬。稔其暴。不敢違。至一祕室。閉戶而強奸之。婦幼弱。弗能抗也。馬閉之室中。三日興盡。乃縱之歸。婦愧無顏以對夫也。鬱結成疾。半載而死。其他惡狀。不可殫述。光緒己卯。春夏之交。有兵閭縣署事。上憲震怒。行牌拘提。閭營大恐。馬對衆揚言。此細故。何足驚。我若赴省訟。必勝。總戎聞其語。餉以百金。錄其名。使隨票赴質。馬施施還家。其一妻一妾。皆好女子。警之曰。制府深怒此舉。欲行重究。此去非斬卽流。汝何故任此。馬思婦言有理。乃大懼。返身往辭。游府某斥其翻覆無常。不允。馬窘急無路。徘徊營外。款有數人至。教之曰。汝以死脅之。可脫此禍。馬以爲然。歸而挾刃至署左。自割其喉。深二寸許。分頸之半。血流如注。踣於門。衆兵驚達主將。急命昇返其家。乃氣管未殊。徐徐自醒。鎮軍遣醫療治。許改其名。而追繳前銀百兩。馬領銀出帳。當卽呼盧某肆。已

輸去二分之一。倉卒無所補償。焦慮益甚。又睹前數人入室。曰。汝刎喉非計。宜剖胸見心。則上官不敢索銀矣。馬曰。刀已破。營主存貯。奈何。數人曰。我代汝竊回矣。遂出刀付馬。果前物。馬袒腹而力割之。腸迸出。數人抽置牀上。長三四尺。又曰。僅如此。尚不怖人。須截作數段。則事濟矣。馬復如其教。數人欣然出。馬始覺痛。噉然暈絕。家人聚食於外。聞聲奔視。皆大駭。急延前醫至。驗已曰。昨未傷氣喉。故有萬一之救。茲則臟腑摧殘。華扁無所施其巧也。辭而去。馬移時復蘇。大聲呼痛。城外皆聞。不能飲食。三晝夜尚不死。其居去余齋不遠。親與朋好往觀。未及門。腥臭觸鼻。馬血已出盡了。無人色。自數其生平惡孽。並衆鬼兩次教之之狀。數語一號而已。四方喧播。趨視者轟擁於庭。又二日乃殮。後月餘。余過其宅。見鼓吹在門。詢之。乃其妻妾同日改醮。更詢所往。則一適蒼邑黎訓德。一嫁同城李某也。余吐舌向天。駭然不敢有言。半晌乃得去。

魯軍門

成都龍子九。粗知藥性。行和緩術於鄉中。所居近姚家渡。每逢場期。則赴市行醫。兼售草藥。自知道之不精。不敢懸牌街市。惟戚好中諗其藝者。常延致耳。一日赴友約於新店子。飲酒大醉。時屈仲冬。暑知甚。龍視日已墜西。乃謝別首途。出市未半里。北風一逼。酒上湧。倒臥地上。行人審其爲沈湎漢。亦無理之者。比醒已昏暮。幸有微月。且康莊熟路。急踉蹌而走。初更向盡。對面有二人匆匆來。各著號褂。若營卒裝。見龍遽問曰。此去新店遠近。奚若。龍曰。過前不十里。將何作。二人曰。主帥病。命往延醫耳。龍隨應曰。我卽郎中也。何他求。二人喜曰。如此甚妙。卽請移玉。免我等遠涉。龍令其前導。隨之而往。轉小徑。曲折約里許。抵一處。平沙列幕。士馬喧騰。戈戟旌旄。森然林立。龍大詫。陰念何事屯兵於此。余杳不聞知。因問主帥爲誰。二人曰。軍門魯大人。龍又疑川省提督。無姓魯者。意頗不解。至營門。二人先報名。乃引入。宛轉至一棚下。云係哨長韓某之居。其人出。濃眉鷹鼻。相極英武。與龍爲禮。延之上坐。因言軍中事。

衆全賴主帥一人無端遘疾。閣營惶亂。煩先生施越人之妙術。立起膏肓。弟等幸甚。龍遜謝。因問何時駐蹕。賤里。日下有何軍務。韓曰。我輩戍此已久。前後事由。非數言所能罄。且俟治病後。再爲緩談。龍問大人何病。韓曰。日前出獵。鞍馬過勞。歸而怔忡驚悸。臥床五日矣。龍曰。此由運籌劬瘁之故。宜養心安神則愈矣。時各營將校。聞有客至。均來韓所相見。約十餘人。一一互通名姓。圍坐。嚙嚙。龍見營中燈火。色皆慘碧。以爲寒夜霜重。故燭無光。晝間醉甚。食少。此際醒解。飢腸雷鳴。因而手僵冷。向韓索火爐。衆悉曰。先生勿罪。軍中無柴炭也。一營官盧姓者曰。我有旨酒。藏之久矣。可爲足下驅寒。呼其從者。歸廬取至。並出宿僮數。盤置案上。按人列爵。盧舉向龍曰。宵深竈熄。只得冷飲。望勿見卻。龍試嘗之。果醇醪。味甘冽。似洛陽大麴。第冷浸心腑。不啻銜冰。筯探其肴。皆雞魚之類。亦冷噤齒。不敢徑食。約略見意而已。正酬酢間。一華衣人至。前問大夫爲誰。主睡醒。請入視也。韓令二卒掌燈送行。且曰。吾儕緩酌。以待先生診病畢。仍至此相聚。現已近四鼓。可留宿敝營。明晨還府可也。龍敬諾。隨華衣人入中軍帳。極寬敞。陳設頗多。帳三層。直抵內寢。行牀高布。羅幕低垂。榻前安茶几。對置一椅。帳中人言請坐。伸一臂出。龍調息按部。握而診之。入手冰冷。肌骨沁痛。竊意天雖寒。胡凍至此。審其脈。形影全無。換右手亦然。勉強切畢。問云。大人似有心跳氣促等症。此元氣太傷。睡起多不寧。是否。內曰。然。真國手也。龍言此宜峻補。不可耽延。言次。心念此君未知是何形狀。不可不一睹。將來誇示於人。試揭帳窺之。彼問。則以膽氣色對。想罷。以手引幔。露一縫而竊睇之。則一無頭人坐其中。頸血猶凝。駭極放手。急起趨出。衆僕追而言。先生尙未賜方。龍回應曰。予至韓哨官處。聞呈可也。遂奔至其處。見衆猶聚飲。乃還入座。衆問病勢如何。龍曰。大人六脈皆絕。陽氣殆盡。惟聲音精神猶未敗。速進參茸重劑。或可挽於萬一。因索筆墨爲擬方。韓令僕呈文具。龍握管曰。請教諸公。適有一事不明。疑小子目迷。似不應爾。衆詢何說。曰。適欲望大帥容儀。觀榻上乃作刑天氏像。此何故也。衆問君見其首未。龍答以因無首。故不解。衆言。大人豈無首。不過偶取下。置內床。先生未及審諦耳。龍愈惑。曰。人首生項上。豈可隨意取攜者。衆笑曰。君真少見多怪者矣。此非驚世駭俗之爲。

何足異。言訖。皆取其頭下。置案上。血腥撲面。哭聲嗚咽。龍大叫撲地。暈然遂絕。至次晨。土人鋤地者。見龍臥草坪上。近呼救之。始甦。開目則一片荒地。營哨杳如。心知遇鬼。狼狽還家。覺胃中作惡。嘔出綠水數口。蚰蜒蚯蚓之屬。五七段。大病月餘乃起。龍有舊識某。以醫學隨周渭臣軍門得富貴。龍常羨之。故鬼乘其將病氣衰。肆爲侮弄。明明身入鬼國。而一心欲藉此以慶遭際。所謂利令智昏是也。龍本名建奎。此後衆播其事。皆擲揄之。呼爲龍見鬼云。

切灰

何秋槎太史。嘗言其從兄諱振源者。爲邑廩生。居恆喜覽稗官。書齋之左。另建屋三間。中一樓。極高敞。夏月偃息。其中四壁圖書。悉皆小說。內分三種。說鈴笑史之類。爲一種。置中屋。三國演義。精忠英烈等傳之類。爲一種。置左屋。彈詞小唱。如錦上花。玉蜻蜓。及六十種曲之類。爲一種。置右屋。嘗自評中屋以聊齋志異爲第一。夜譚隨錄。諧鐸。非非子之屬。次之。左屋以水滸。希夷夢爲第一。鏡花緣。紅樓夢等次之。右室以西廂記爲第一。琵琶四夢。次之。長生殿。桃花扇。各傳奇。又次之。天雨花。來生福。一輩。擬以自鄧。偶一寓目。聊以備員而已。生平最恨金瓶梅。及蕩寇志。二書。謂金瓶梅謬云。警世。純是海淫。君子不動心者。不勞彼戒。小人觀之。則增狎邪之興。長奸媚之才。至若貞婦流覽而生心。室女偷目而成病。更無論矣。其種種不通之處。如玷龜山先生於其中。誣以徇私。爲西門脫罪。此喪盡天良者。乃忍此作。西門慶姦惡萬狀。有心勸世。應寸磔其身。永沈於餓鬼畜道中。歷劫不赦。庶豪橫者知所畏惕。乃安居而令終。雖因交媾得病。不永其年。然亦風流之事。因貪花之輩。所深願者。又乃轉世爲孝哥。成佛而去。天道憤憤如此。閱者孰不樂爲西門大官人哉。潘金蓮之毒武大。日月無光。武松雙挽其頭。實天理人情之所善。此書欲繪二人之淫。何妨將武二上東京一節。展長言之。又與水滸不悖。豈不兩得。如形容家居瑣碎。則世間淫娃不少。儘可如李瓶兒等。別寫一人。以金蓮諸事屬之。詎不可弄筆墨者。必欲令奸淫漏網。使武松殺一無辜之人。而冤遭刺配。何厚小

人而薄君子乎。且爲兄報仇。純是孝友爲心。義烈所激。事既克遂。是以堂堂正大。自首於官。較諸鴛鴦樓上。洩私忿者不同。施筆敘之。確有分寸。此書則前此枉罹於法。既殺嫂。反潛逃去。又增出一迎兒。豪傑愛兄如彼。則兄死當倍憫其遺孤。乃掉頭不顧。武二哥忍出此乎。春梅淫毒而陰險。尤甚於潘。特寵作祟。無所不爲。西門既死。宜爲月娘逐出。乞食播間。斃於羣丐之手。始可戒淫。無端令其享富貴作夫人。此何說也。雖陰脫而殞。亦娼妓之流所願。矧彼在家時。與月娘無憾。卽惡其惑主。亦主母分所宜然。何必於後半書其得意各情。如云以炎涼譏俗。似不應屬乎春梅也。信如此書。我輩平常答罵。咸獲卽爲得罪名教。將來必受報復矣。月娘雖非賢婦。究竟不淫。婦人家以貞節爲第一義。其品終在衆婢妾之上。欲著其不明婦道。須令叩首於羅敷孟光。若尊春梅以脅持之。害義甚矣。雪娥雖賤。所遇亦甚可憐。後隨來旺而逃。既顯報於西門。又得出樊籠而舒半生悶結。是亦平允事也。乃復使重遭春梅。百般挫辱。不解是何等用意。范睢明死於魏齊之手。後案其頭。君子尙以爲過。當春梅得寵。氣燄赫然。雪娥雖挑忌。是非。不但西門慶未嘗打之罵之。卽月娘蓄恨於中。亦並無斥跪塵埃。肆以凌虐之事。何由報復如此其甚耶。種種不通。不勝指摘。恨不能徧榜通衢。禁世人無近此書也。又謂寇蕩志以虺蜥撼樹。螳螂搏車。世上竟有此不識天高地厚之人。禍聚災梨。殊堪齒冷。當日施公作傳。單罪宋江一人。次則吳用。間有不純正處。然其才大可用。其智不可及也。除此以外。如魯達武松林冲楊志之徒。皆絕代英雄。爲國家之梁棟。奈值道君昏庸之主。蔡京童貫等讒蔽其間。無計奮身。不得已而瀾迹綠林。爲宋江所驅使。其遇亦厄甚矣。有人心者。當悲憤惋惜之不暇。何忍摧殘之乎。僧父著書本意。欲警江湖之惡黨。始念固佳。然何妨別作一編。繪其詭隨情形。照如秦鏡。使彼衆一望而自知其非。然後銜其法術。如何精。武藝如何勇。而多行不義。終受誅夷。其爲勸懲。何所不妙。乃彼失心喪志。忽起而與耐菴爲難。獨不思水滸所書。皆大英傑。非尋常不逞之徒可比。若今之狐羣狗黨。皆窮極無賴者流。何嘗有秦明索超之義烈。何嘗有關勝花榮之儒雅。何嘗有董平張清之威望。何嘗有徐寧燕青之技巧。何嘗有李逵阮七之爽直。以此喻彼。不亦薄